



C I N D E R E L L A

每个女孩的心底都住着一个灰姑娘，她有着温暖而透明的翅膀，飞往幸福的方向。

深爱

SHEN AI

迷迭兰·著

0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01

仙度瑞拉·星座篇
Cinderella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深爱

迷迭兰·著

*I have searched a thousand years, And I have cried a thousand tears.
I found everything I need, You are everything to me.*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深爱/迷迭兰.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8. 10

ISBN 978-7-80228-966-6

I. 深… II. 迷…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164402号

深爱

策 划: 明晓溪

作 者: 迷迭兰

责任编辑: 吕 晖 董晓琼

特约编辑: 顾 漫 右 耳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24号 (100037)

总编室电话: (010) 68995424 (010) 68326679 (传真)

发行部电话: (010) 68995968 (010) 68998705 (传真)

本社中文网址: www.nwp.com.cn

本社英文网址: 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版权部电话: +86 (10) 68996306

印 刷: 北京京北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670×970 1/16

字 数: 300千 印张: 19

版 次: 2008年11月第1版 2008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80228-966-6

定 价: 25.00元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还



深爱

我只希望有那么一天，不管怎样，我们能在一起……
相依相伴，直到永远。

Contents

目录

- 楔子 001
- 01往事 003
- 02乱意 008
- 03心的方向 013
- 04子善 018
- 05夜深沉 024
- 06忧思 029
- 07又见4月 034
- 08华丽的序幕 040
- 09心痕 045
- 10晨曦 051
- 11新的一页 056
- 12未了案 062
- 13遇爱 068
- 14澹澹 074
- 15涟漪 079
- 16魅惑 084
- 17暗香浮动 088

深爱

18疑云案 095

19丑陋的真相 100

20盛宴 105

21悠然 110

22蝶庄 115

23君临天下 120

24惊变 125

25偶遇 131

26和你一起 137

27阴谋逼近 143

28错意 148

29归省 153

30琳琅恨 159

31完美陷阱 165

32忿难平 170

33爱别离 176

34繁华似锦 181

35寂寞寥 186

36重逢 192

37迷失 197

38寸草心 202

39原罪 208

40不该到来的生命 213

41契机 219

42孤注一掷 225

43风起 231

44故人来 236

45始料不及 242

46伤夏 248

47光芒初现 253

48幸福的源泉 259

49挚友 265

50隐情 271

51旧梦 277

52丑闻 283

53晚恨 288

54深爱 293

番外（素事） 295

WEDGE [楔子]

在一个初冬的傍晚，这一切被打破了。

我出生于一个暴发户家庭，生活平淡如水。

我和所有的大四学生一样面临着工作或继续深造的抉择，不过，我的父母已为我选择了后者。只要雅思能过，我就能前往澳洲，开始我全新的留学生涯。

然而在一个初冬的傍晚，这一切被打破了。

那天，吃完晚饭后我抱着书独自走在通往图书馆的路上，突然一位衣着整洁的年轻妇人迎面而来，拦住了我的去路。她的身后还跟着一位表情严肃的中年男子。

“请问您是苏凌君小姐吗？”

妇人看着我的脸，急促地问道。

“嗯。”

情况来得突然，我只能顺着本能做出反应。

妇人伸手摇晃着我的手臂，激动地说：

“苏小姐，苏小姐，请您一定要救救我们的小少爷啊！”

“你们是谁啊？”

我一脸茫然地看着眼前的妇人。

后面的那位黑衣男子上前扶着眼前的妇人，“清姨，冷静一点，冷静一点。”

妇人放开我，平复了一下心情，“能跟我们坐下来谈一下吗？”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轻轻地点了点头。

之后，我随着他们走入了学校附近的一家西餐厅，踏上了一条背离我原本计划的人生路。

他们来自浅都，来这里的目的是让我救一位患病的孩子。

因为——

我是这孩子的母亲。

01

[往事]

我是一个活泼的孩子，从小便是。

这是我在这个重男轻女的传统家庭中，仍然得到父母疼爱的原因。
我还有一个弟弟，小我5岁，名叫苏凌子。我取名君，弟弟取名子。

君子，寓意行事似君子，莫要做小人。这是父亲对我们为人的寄望。

然而，我弟弟却不甚喜欢这名字，他不止一次向我抱怨，凌子像个女孩名。在幼年的生活里，虽然弟弟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却依然无损我快乐地成长。

我一直都很快乐，不知道悲伤为何物，直到那一年的暑假。

那一年我16岁，父亲要去凤城参加一个展会，本来母亲要带着我和弟弟回乡下的娘家避暑。在我的坚持下，我幸运地得到了与父亲同行的机会。

然而，这却是母亲日后无数次伤心与后悔的根源。

在为期三天的展会结束后，展会主办方在一艘游轮上举办晚宴。作为参展方之一的父亲自然在受邀的行列。

那天晚上，父亲带上了我。

第一次参加这样的盛会，令我感到眼前一亮。

华丽的水晶灯下，站着身穿高贵晚礼服的淑女和彬彬有礼的绅士，他们或是举着酒杯谈笑风生，或是随着音乐翩翩起舞。在他们的映衬下，我生怕做出一些失礼的事情。

于是，我离开会场，站在船舱外，观赏凤城的夜景。

约摸过了半个小时，我沿着原路回到会场，却找不着父亲。与我们同来的晓丽姐告诉我，父亲到三楼的茗香厅见一位重要的客人去了。

于是，我乘电梯来到了三楼，然后沿着走廊，寻找茗香厅。

在经过了约三四个房门以后，我见到了写着“茗香间”的门牌。

茗香厅和茗香间应该差不多吧，我心里想。

轻轻地敲了敲房门，发现门是虚掩着的，我推开房门走了进去。

迎面看到的是偌大的客厅，厅里的摆设很简单，却在昏暗的灯光映照下，显得古色古香。

里面一个人都没有，正当我转身想离去的时候，听见身后传来“啪”一声。

我愣了一下，回头，只见一位穿着黑色礼服的俊朗少年半睁着眼，手揉着头，一步一步地朝我走来。我闻到一阵浓烈的酒精味，直觉告诉我此地不宜久留。

就在我快步越过他，走到门边时，他猛地拉住我的手臂。我受力之后一个踉跄，整个人跌倒在白色的地毯上。而他整个人也顺势压在我的身上。

对于之后发生的事情，我就记得不是很清楚了，隐约记得整个过程中我只是不断地在挣扎和叫喊。

而我唯一能听到的回音，只有耳边响起的夹杂着醉意的一个字——

“素蓓！素蓓！”

当房门再次被打开时，我整个人蜷缩在墙边。抬起头，看见父亲冲了进来，后面还跟着几个人。

我满脸泪痕地伏在父亲怀里，看不清父亲脸上的表情，张了张嘴，却喉咙嘶哑，已经发不出一声声音。

再后来，好像我回到了家，整天躲在房间里，不怎么说话，也不怎么吃饭。母亲一见我，就红了眼眶。

开学了，我也没有去上课。

直到有一天外婆来看我，我才开始有点记忆。

她粗糙的手摸上我的脸，泪水布满在她苍老的脸上，“妹妹啊，你总不能这样下去啊。”说完，搂着我抽泣。

不知怎么的，我把头靠在外婆的肩膀上，也哭了起来。我哭得很用力，仿佛要把以前受过的所有委屈都哭出来。

在哭过之后，我开始上学了。迈入熟悉的校园，见到了久违的同学和老师，我开始恢复昔日的生活。

正当忧伤在我母亲的脸上逐渐消退时，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在我正常上学3个月后的一个寒冬的下午，天阴沉沉的，下着绵绵的细雨。

我们在室内上体育课，我跟着前面的同学一步一步跑着，突然失去知觉晕倒了。

醒来的时候，我已经在医院。旁边站着一位要好的同学，还有班主任。她们都用复杂的眼神看着我，仿佛要把我看穿一样，我感到很不自在。

“你父母正在和医生谈话，一会儿就过来。”

班主任开口说道。

“哦。”

我应了一声，拉了拉盖在身上的被子。

之后，又是一阵沉默。

一会儿，我父母回来了。母亲眼红红地走在前头，肯定是刚刚哭过。父亲跟在她身后，沉着脸。

母亲坐在我的床边，一言不发。

父亲再三谢过老师和同学后，送她们离开。

“怎么啦？”

我坐起来问道。

“没、没事……”

母亲一句话都没说完，就开始抹眼泪了。

父亲看着母亲说：“你不要这样子，好不好？”

之后，我们开始了一次漫长的谈话，其实整个谈话内容用寥寥几句就可以概括。

大概的意思是，我已经有了5个月的身孕，但由于我身体虚弱，如果想不要这个孩子的话，会有生命危险，所以我只能把他生下来。

于是，我又开始整天坐在自己的房间，不怎么说话，也不怎么吃饭。

家里也静得出奇，除了偶尔会听到父母争执的声音。

我那可怜的弟弟，每天下课后都会跑来我的房间写作业，一直守着我。

在我怀孕8个月后的一个深夜，腹部突然绞痛得厉害。我紧紧地抓着母亲的手，口里反复地叫喊：

“妈妈，妈妈！”

到达医院后，我立刻被送进了手术室，之后我就没有记忆了。

等我再次醒来的时候，是一个明媚的下午。

我不清楚自己昏睡了多久，其实从听到怀孕的那一刻，我对时间的流逝已经没有什么概念了。

“你醒了？”

母亲拿着一束鲜花推门进来，惊喜地问道。

“嗯。”

我转头看着窗外的蓝天。

父亲在接到母亲的电话后，也赶来了医院。

之后，我们又开始了一次漫长的谈话，其实整个谈话内容也是用寥寥几句就可以概括：孩子因为难产没有了，我是好不容易才捡回了性命。

我忘了自己有没有流泪，也忘了自己是怎样度过在医院的那段时间的。

事实上，我丧失了那段日子的大部分记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到了后来，我翻看一本医学书，才知道我患的可能是选择性失忆，人在受到外界的刺激或心理受到极大的伤害时，会对某段时期发生的事情，选择性地遗忘某些部分。

出院以后，我们全家搬到了现在居住的这座海滨城市，开始了全新的生活。

02

[乱意]

在清幽的灯光下，那个叫清姨的妇人继续她的叙述。

原来，那个孩子在上个月被检查出患了慢粒性白细胞血病，现在处于患病初期，通过造血干细胞（骨髓）移植痊愈的机率很大。

为此，他们找遍了国内外的骨髓库，却至今仍没找到可以相配对的骨髓。

骨髓……

我想起了两周前父亲急召我回家，带我们全家人去报名献骨髓。

在抽取血样时，父亲向我和弟弟解释，说我们要为社会贡献自己的一点爱心。

我听了，嘀咕：“想不到爸爸有那么高尚的情操啊！”

弟弟赶紧点了点头，表示赞同。

“苏小姐，请你帮帮我们的小少爷吧！”

清姨激动地抓住我搁在桌上的手。

“他是你的孩子啊。他很讨人喜欢的，我们都很喜欢他，你也会很喜欢他的。我求求你了。”

我脑子里一片混乱，可我怎么会有孩子？

“如果需要帮助的话，我可以去检验血样。”

在紊乱的思绪中，我只能理出这么一句话。

“已经验过了，你的HLA（人类白细胞抗原）与小少爷并不配对。”

“既然如此，我想我也帮不上什么忙了。”

“不是的！”

她用力地握紧我的手。

“医生说，如果有同血缘兄弟姐妹的话，骨髓匹配的几率会很大。”

“这是什么意思？”

抽回了双手，我实在弄不明白，同血缘的兄弟姐妹？

她抬头看着我的双眼，“就是说，如果小少爷有个亲弟弟或亲妹妹的话，他就有机会好起来。”

我终于明白他们为什么在已知我骨髓不匹配的情况下，仍要来找我。

我想这时我的脸色一定很不好看。

“求求你了，这是现在唯一的办法。你是孩子的妈妈，你不能不管啊。”

她忽然站了起来，走到我的椅边跪下，眼泛泪光。

“我求求你了。”

我吃了一惊，连忙站起来，周围的人也纷纷向这边看了过来。

一直坐在她身边默不做声的男人走了过来，扶起清姨。

“不要逼她，让她考虑一下。”

我抱起桌上的书，匆忙地离开餐厅，直接回了宿舍。

一夜无眠。

有些事情，我必须当面向父亲求证。第二天，我回家了。

拿钥匙打开门，见到了一脸惊讶的弟弟。

“你怎么回来了？你不是说在学校复习雅思吗？是不是很想我所以回来了？”

弟弟自我进门以后就追着我问，没完没了。

我没搭理他，俯身换拖鞋。

“爸爸妈妈呢？”

“妈妈去做头发，去了很久，应该快回来了。爸爸在楼上的书房。你今晚有口福了，耿叔五十大寿，在碧翠居设宴。你知道吗？那里的鱼翅有手指头那么粗。”

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指比划着。弟弟在学校可是一位受万千少女爱慕的男生，在我面前却像一个唠叨的老太太。

“行了，行了。”

我连忙摆脱他，急步上楼。

我敲了敲门，还没有得到回应便推门而入了。

父亲坐在书桌前，正低头翻阅文件。书房和整幢房子的装饰格调一样，富丽堂皇。

书架上摆放着父亲从不同地方收集回来的书，其中最为珍贵的一套是用纯金浇铸《王羲之书法手迹》。

事实上，父亲很少翻阅这些书籍，更多的时候这些书只是充当一个摆设的角色。

从我有记忆开始，父亲已经有了藏书这个爱好。父亲生于一个贫困的家庭，作为家中的长子，很早就辍学，负起养家的重担。

他当过修车的学徒、码头的搬运工、饭馆的服务员，过着我无法

想像的艰辛生活。

后来机缘巧合下，他开始做白糖生意，这才逐渐发了家。

有时候我会想，可能是内心的空虚，又或者是底气的不足，父亲需要用一些东西向世人证明他的学识，而摆设在这里的书就成为了最好的道具。

“怎么回来了？”

父亲抬起头问我。

“昨晚有个叫清姨的人来学校找我。”

“她找你干什么？”

“她说我有个孩子，孩子患了白血病，只有我才能救他。”

单刀直入，我不想再浪费时间，这件事已经折磨了我一个晚上。

阳光从窗户射入，父亲背着光，我看不清他脸部的表情。

“这是不是真的？”

父亲站了起来，室内一片沉寂。

许久以后，他点了点头。

“是真的，她说的是真的。”

“怎么会？当年你们不是告诉我，孩子夭折了吗？”

我已经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父亲一步一步走向我，“那是骗你的，孩子当时是很虚弱，可还活着，我便让那家人把孩子给抱走了。”

“怎么会这样呢？怎么会？”

我的声音逐渐地低沉下去，双手抱头，慢慢蹲下。

父亲摸摸我的头，一言不发。

我突然抬起头，含泪看着父亲。

“那我该怎么办？怎么办啊？”

父亲也看着我。

“我也不知道啊，妹妹，我也不知道啊。”

不知道脑子空白了多久，我站了起来，用手擦了擦泪痕，清了清嗓子，“我想去见一下那孩子。”